

武侠精品系列

龙

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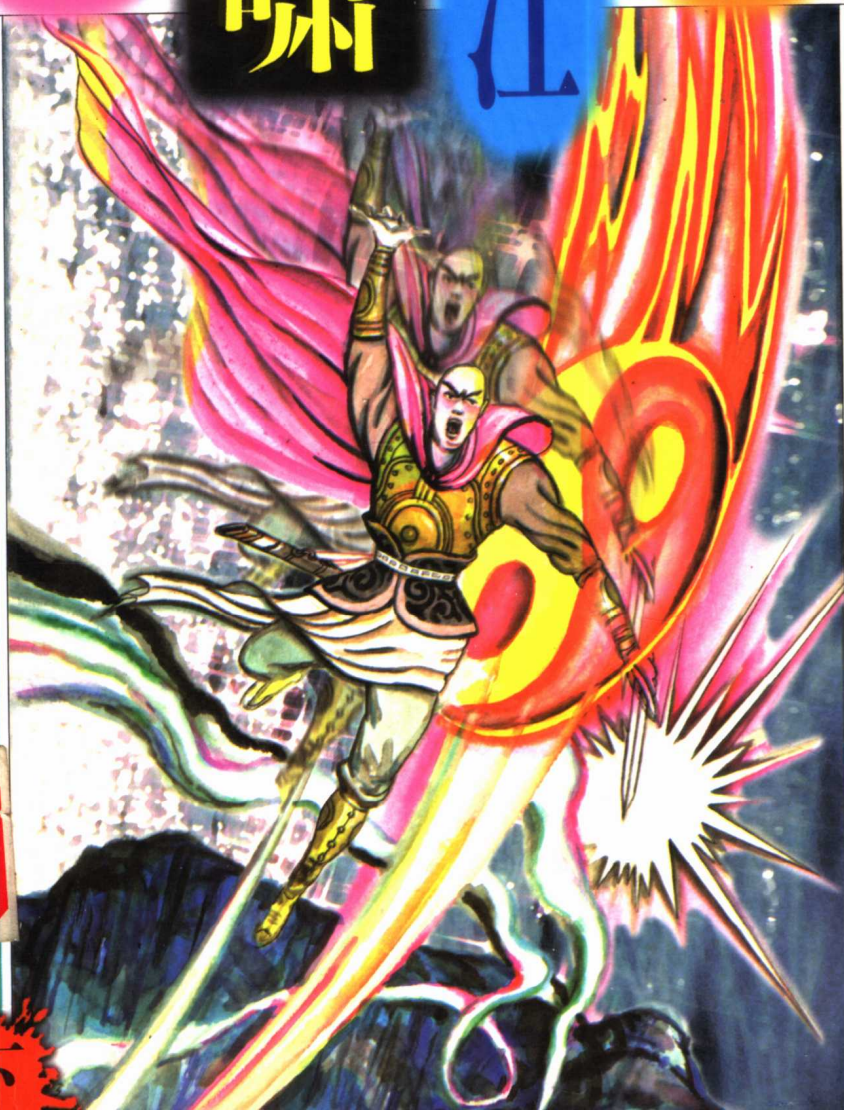
江

湖

20

公孙梦作品集

4



梦 著

龙啸江湖
下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龙 啸 江 湖

公孙梦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大印刷厂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4 插页 300 千字

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

ISBN 7 - 80605 - 752 - 8/I·657

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第 一 回	赶尸嫁祸	(1)
第 二 回	九指天王	(46)
第 三 回	天香玉女	(85)
第 四 回	天 行 教	(132)
第 五 回	金陵十钗	(173)
第 六 回	黑白二寡	(220)
第 七 回	三大书生	(253)
第 八 回	屠龙山庄	(287)
第 九 回	白发怪人	(314)
第 十 回	神功显威	(363)
第十一回	大开杀戒	(398)
第十二回	巫山断肠	(444)
第十三回	武林盟主	(457)

第七回 三大书生

梅雪楼剑眉一挑，正待迎上前去，但立即又一拉成筠，双双跃上一株枝叶茂密的大柳树，向前面看去。

原来，“毒书生”霍剑豪自岳王庙中退走之后，即携带一干喽啰，与“黑白二寡”会合，今夜楼船上的鼓声，即是他所敲击，当“黑白二寡”被挫，当场被梅雪楼削断五指时，知道今夜仍无法扳回颓势，乃溜下楼船，逃上河岸，但未出五六里路，即无巧不巧逢上了正在到处找他的“三心书生”卫天墩，两人一碰面，“毒书生”做贼心虚，回头就走，恰巧这时“千手书生”也因在天目山与梅雪楼突然分手，一路寻来。当下，“三心书生”急追“毒书生”，而“千手书生”却又不放“三心书生”。因为昔年“三心书生”与“千手书生”同时有意于“广寒仙子”陆宜德，然而陆宜德却独爱“三心书生”，“千手书生”一气之下，决心要找“三心书生”较量一番，况“毒书生”霍剑豪昔年在关洛一带采花伤命，竟将这笔滥账诬栽在“三心书生”卫天墩的头上，因此，“千手书生”又大为不耻“三心书生”的卑劣行为，今夜一见之下，当然不能放松，虽然他自己知道，“三心书生”卫天墩在“三大书生”之中武功最高。

梅雪楼居高临下，只见三人眨眼工夫，即来到大树之下，“三心书生”卫天墩全力一掠，不下八九丈，越过“毒书生”头顶，迎面将他拦住。

此刻“千手书生”董平也自赶到，一看前面之人竟是“毒书生”霍剑豪，不由微微一怔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幸会，幸会，想不到‘三大书生’今夜竟在秦淮河边聚集。”

他转身向“毒书生”一抱拳，道：“霍兄与他无特别深仇大恨，先让小弟头筹如何？”

敢情“千手书生”董平尚不知“毒书生”霍剑豪近年来的恶迹，因而，反而与“毒书生”较为亲近。

“毒书生”霍剑豪本来不知最后一人是谁，他还以为也是与“三心书生”同道的呢！虽然他亦深知“三心书生”武功高出他一筹，但他自信要全身而进仍无问题，而他所忧心忡忡的是恐怕梅雪楼闻声赶来，那可就非现眼不可了，所以他一听“千手书生”的话，不由大悦。

其实，他哪知梅雪楼此刻正在他的头顶上呢！

他连忙又朗朗一笑，故作镇静地道：“董兄只管请便，小兄这笔账晚算一刻也是一样。”

“千手书生”道声“有僭了”，立即面对“三心书生”卫天墩冷峻地道：“我‘千手书生’董平虽然技不如人，但还能洁身自爱，不作非分之想，你卫天墩虽有一身惊人绝学，但却有一颗卑劣的龌龊心，董某明知不是你的对手，也要让你知道，有时光凭武功不一定能行得通。”

“三心书生”面色微微一肃，道：“董兄说话放明白些，卫

某自问仰俯无愧，所谓‘卑劣齷齪’，不知究系何指？须知卫某不是怕事之人。”

“千手书生”突然仰天大笑一阵，道：“你不怕事，难道我董平还怕事不成？你少在我董平面前装君子，像你这等采花淫贼，无耻的败类，还敢大言不惭地说‘仰俯无愧’，如果‘仰俯无愧’四字，可以加在你这衣冠禽兽的身上，董某不知这四个字到底含义何在？”

“三心书生”性情孤傲，但却极为正派，一听董平的所谓“采花淫贼”，已知是怎么回事。

他那英气逼人的俊脸上，煞气陡增，大喝一声，迎面劈出一掌。

“千手书生”董平双掌一错，猛地也推出一掌，只闻“砰”的一声，飞沙走石，两人身形未退，但“千手书生”董平却身躯微颤，显然内力不及“三心书生”雄浑。

“千手书生”董平为一武林异人之徒，无人知他的来历，一套怪异掌法也极为霸道，能赢得“三大书生”之名，亦非偶然。至于“千手书生”之绰号，顾名思义当知其身手不俗。

两人拼命抢攻，三丈以内，劲风如割，有如排山倒海，“轰轰”之声不绝于耳。

“三心书生”虽在“三大书生”之中武功最高，但在“千手书生”董平拚命狂攻之下，一时半刻之间也无法占到上风。

掌风“呼呼”，“劈啪”有声，直震得一旁“毒书生”的长衫也“卜卜”作响。

此刻“毒书生”面色变化万端，眼珠电转，他正在暗自盘

算,此刻立即溜走,抑是伺机对“三心书生”骤下辣手,因为他早已深恨“三心书生”入骨。

衡量情势之下,他终于决定暂且留下,伺机出手。

他冷哼一声,右手“无极黑风爪”猛弹疾抓,五缕劲风,直奔“三心书生”“脑户”穴,左掌以“九天罗”掌法,快逾电掣地向“三心书生”肩头拍去。

掌爪并施,势道惊人,但“三心书生”究非浪得虚名之辈,发觉脑后劲风乃是本门武学,已知在一旁“虎视鹰瞵”的“毒书生”猝施辣手。

他待劲风接近,左手集八成真力,侧劈一掌,右手则仍以极诡谲的招式,向“千手书生”脉门抓去。

出手之稳、准、狠,当真拿捏恰到好处,饶他们两人身手不俗,也不能不略退半步。

梅雪楼对“三心书生”早已生出敬佩之心,今夜一见他出手的招式,不由大为赞赏。

要知梅雪楼固然是天纵之才,聪明过人,但若无“鬼神十三式”,昔年天下第一奇人——“天边一朵云”欧白莲的绝世轻功“一线天”奇技,其造诣亦不会高出“三心书生”多少。

此刻,梅雪楼和成筠两人已看得暗暗点头,觉得这三人在武林中赢得“三大书生”之名,果然不是偶然。

突然,成筠微“噫”一声,梅雪楼回头一看,只见树干上千百只奇大带翅的蚂蚁纷纷爬来,川流不息。

成筠一个女孩子家,到底差劲,敢情连蚂蚁也怕起来了。

梅雪楼忙运起奇绝内功，体内立即排出一股无形罡气，蚂蚁虽多，但却被逼出三尺以外，无法接近。

此刻，树下的“三大书生”已交换了将近百招，饶他“三心书生”武功了得，也挡不住两大书生联手夹击，因而险象环生，节节后退。

梅雪楼突然灵机一动，舒掌向树干上一吸，掌心之上立即吸起数十只蚂蚁，以暗器手法射入“毒书生”衣领之中。

此刻，三人打得更加激烈，尤其“毒书生”和“千手书生”两人占了上风，更是势不可当，辣招尽出，狠命招呼。

突然——

“哇”的一声怪叫，“毒书生”招势大变，本来他是向“三心书生”发出一掌，递至中途，突然收回，反向背后抓去。

此刻，“千手书生”正在他的左后侧，见状微微一凛，不知这是什么招数，心道：“敢情‘毒书生’还有绝技未露呢！”立即向一边让过。

梅雪楼对成筠相视一笑，立即又吸起数十只大蚂蚁，射入“毒书生”袖管之中。

“哇……哇……哇……”“毒书生”突然跳了起来，两腿似踢非踢，两掌似拳非拳，似出招又似发抖，直惊得“三心书生”和“千手书生”大大地一怔，心道：“这是哪一门子绝技？”

“哇呀！”一声鬼嚎似的厉呼，“毒书生”龇牙咧嘴，连眼珠子都翻白了。

成筠再也忍耐不住，“咕咕”笑得前仰后合，倒在梅雪楼

的怀中。

梅雪楼并非铁打金刚，美人入抱自是无法再运神功，那排斥四周蚂蚁的罡气，立即消失，不久被蚂蚁咬了两口。

这时他才知道这些蚂蚁咬起人来，当真不是滋味呢！尤其是在衣袖和衣领之中。

“三心书生”微一惊愕，“毒书生”立即乘隙劈出三掌，抓出十一爪，而“千手书生”也嘿然一声，劈出五掌。

两人这一同时猛攻，“三心书生”登时又被逼退两步。

成筠半躺在梅雪楼怀中，仰着粉脸道：“千手书生”你为什么不如法炮制？”

梅雪楼道：“小兄与他早已订交，且颇为投缘，虽然他与‘毒书生’两人联手攻击一人，但不到紧要关头，小兄实在不想出手。且更不能以此种手法捉弄于他。”

梅雪楼低下头来，只见成筠肤如凝脂，云鬓雾曼，柔若无骨，吐气如兰，那檀口樱唇，距他的嘴部不及半尺。

成筠悠悠地叫了声“雪哥哥”，缓缓闭上了眼睛。那长长的睫毛，似乎带有挑逗的意味，软玉温香，真个销魂。

成筠此刻红晕上颊，如痴如醉，好像在等待什么，又好像在试探什么。

梅雪楼心中狂跳，两片热唇立即与那樱唇胶在一起。

树下，“毒书生”在边打边叫，树上两人心中也在“咚咚”地跳。

良久，才完成第一次热吻，成筠粉脸上更加红润了。她悠悠地问道：“雪哥哥，这‘千手书生’的操守如何？”

“依小兄弟看来，颇为正派。”

“雪哥哥的朋友，小妹当然不敢置疑，但他竟然与‘毒书生’联手……”

“这里面有极大的误会，且他俩尚有一段情仇。”

“什么误会？”

“你适才没有听到吗？昔年‘毒书生’开洛一带采花伤命之事，竟诬栽在师兄‘三心书生’头上，‘千手书生’为人正派，焉能放过他？”

“情仇呢？”

“昔年‘三心书生’和‘千手书生’同恋‘广寒仙子’陆宜德，结果‘三心书生’赢得美人垂青，热恋了一阵子，‘千手书生’自是黯然神伤，有所谓‘情仇大于亲仇生’，两人见面之下，当然要拼个你死我活了。”

“结果‘三心书生’，终于胜利了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，也可以说没有胜利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他当时是得到了，但‘毒书生’那时也觊觎‘广寒仙子’陆宜德，失意之下，竟将自己采花伤命之事，记在‘三心书生’账上，又在陆宜德面前说了些坏话，‘广寒仙子’一怒之下，从此避而不见，一晃十年，岂不算是也没有胜利？”

蓦地——

“千手书生”大喝一声，全力劈出一掌，“毒书生”见机不可失，也自“三心书生”背后掌爪齐施，并扫出十二三腿之多，此刻，三人已拼了两百余招，“三心书生”已是岌岌可危

了。

但他乃是性情孤傲之人，明知再也难以支持百招，但仍是全力以赴，左冲右突，作背水一战。

梅雪楼微微一凛，立即又吸起两只大蚂蚁，射入“毒书生”的左耳之中。

“哎呀呀！”“毒书生”又突然收招，疾抓左耳，且扯着嗓子直喊。

梅雪楼一扬手，又是两只蚂蚁，射入“毒书生”的鼻孔之中。

“啾！哇呀呀！哇哇！”“毒书生”身形暴跳，两手乱抓乱舞，且连打三四个喷嚏。

“三心书生”压力减少，应付“千手书生”一人，自是游刃有余。两人同时回头看那“毒书生”，心道：“敢情这家伙有点毛病。”

此刻，成筠的娇躯像一堆酥软的香泥似的，笑得透不过气来，尚幸这时已起微风，摇动柳枝，发出“簌簌”之声，且下面三人都自分神之际，未听到上面的笑声。

成筠道：“雪哥哥，你何不将‘毒书生’捉住，送回梅伯伯处？”

梅雪楼微微一叹，道：“事情不是这么简单，此人虽然步入歧途，无恶不作，且小兄出道时，已奉命于必要时可代师清理门户，但他总算是小兄的师兄啊！怎能下得毒手？”

这时，“毒书生”仍在以指甲挖耳，挖了半天，才把蚂蚁全部清理出来。

但这时“千手书生”已被“三心书生”逼得连连后退，败象已呈。

“毒书生”此刻已知有些蹊跷，因为空中并无带翅蚂蚁飞舞，况且，“三心书生”和“千手书生”他们两人，怎又毫无所觉。

他正待向四周打量，突见“千手书生”险象环生，即将支持不住，也顾不得其他，立即加入战团。

他可不是成心帮助“千手书生”董平，而是他此刻与“千手书生”董平两人有着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，万一“千手书生”落败，“三心书生”回头来对付他自己一个人，那可就惨了。

蓦地——

数十丈外，一个高大的身影电掣而来，眨眼工夫即来到三人一丈之地。

“毒书生”乃是漏网之鱼，惟恐梅雪楼追来，连忙回头一看。

嘿！原来是一个死羊眼、蒜瓣牙、面板腰、蒲扇脚的高大丑妇，不由冷哂一声，“叭”地吐了口唾沫，骂道“我道是谁？原来是个母夜叉。”

来人乃是辣手无盐柳遇春，上次赴“大观园”之约及燕子矶赏花大会，均被成筠挡了驾，本就一肚子不高兴，但她不敢反抗，此番老化子“天台醉丐”提议到秦淮河赏月，她自是要跟着一道去了，哪知“天台醉丐”说与她一道赏月，简直是糟蹋月亮，大煞风景，于是又被挡了驾，她这一肚子火可

就要气炸肚皮了，但她究竟是尊敬成笏的，结果，憋着一肚闷气，倒头便睡，但她为人忠心耿耿，哪里能睡得着，直过了三更多天，仍未见三人回来，她可就急了，因为三人走时，说最晚三更即可返店，于是，她立即到秦淮河边绕了数匝，毫无所见，回头想回店去看看，也许走了岔道也说不定，哪知，竟遇上了“三大书生”正在火并。不要说“毒书生”还当面侮辱于她，即使不骂她，这一肚子的闷气，也非出手发泄一下不可了。

她立即暴吼一声，撤下沉重的镔铁板凳，搂头向“毒书生”砸下。

这“辣手无盐”膂力惊人，镔铁板凳发出风雷之声，势道端的惊人。

“毒书生”再自负也不敢硬接，况且他已经拼了两百多招，真力已耗大半，只得立即跃开。

俗语说“伤人不伤心，伤树不伤根”，“毒书生”正戳中她内心的创伤，焉能不怒，因此，一招落空，凭无穷蛮力，不必撤招，顺势横扫，“呼”的一声，又向“毒书生”拦腰砸去。

“毒书生”还真不敢硬接，急忙起一丈，向外落去。

此刻，成笏已经离开了梅雪楼的怀抱，心知柳妈妈绝非“毒书生”的敌手，担心地道：“雪哥哥，我们是否应当下去？”

梅雪楼连忙以手示意阻止，道：“放心吧！此刻‘毒书生’真力耗损大半，倾其全力也不过扯个平手。”

果然，“辣手无盐”横扫落空，镔铁板凳仍然不撤，长身振臂，一式“直捣黄龙”，又向“毒书生”后脑“志堂”穴上捣

去。

“毒书生”为人险毒，他虽未把“辣手无盐”放在心上，但他衡量情势，久战实于他不利，况此刻他体力已感不支，万一再来一个敌人，要想走可就难如登天了。

他主意打定，两手疾收猛抓，中途十指疾曲，向镔铁板凳上弹去。

只闻“嗡”的一声，“辣手无盐”半臂微麻，身形一滞，“毒书生”已趁势倒掠五六丈，两三个起落，即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梅雪楼微微吁了口气，如释重负似的凝视着“毒书生”的背影，怔怔出神。

突然——

“辣手无盐”大吼一声，回头一掠，抡起镔铁板凳又向“千手书生”当头砸下。

此刻的“千手书生”已是回架乏力，恐难再支持三五十招，骤闻脑后劲风大作，不由悚然一惊，连忙斜纵三步，反手推出一掌。

蓦地——

五十丈外又是一声大吼，一个高大身影的巨人，像铁塔似的电驰而来，接近时，早已撤出一极柄重的降魔杵，一式“野火燎天”，向“辣手无盐”搂头压下。

“辣手无盐”为人虽然浑了一点，但对敌经验丰富，一听风声，即知来了劲敌，但她立即又死羊眼一瞪，道：“妈格巴子，俺今夜才算遇上了真正的敌手。”

说着，猛地转身，一抬镔铁板凳，猛迎上去。

只闻“当”的一声巨响，两人同时各退一步，敢情是半斤八两，轩轻未分。

大凡力大之人，遇见使用沉重家伙的对手，即不免见猎心喜，非硬砸几下不可。

“辣手无盐”死羊眼一瞪，敢情她大出意料，这个浑小子竟一点也不含糊呢！

但她一生自负膂力天下无双，立即又暴吼一声，一式“力槌天鼓”，镗铁板凳夹着慑耳啸声，向巨人兜头罩下。

这巨人好像和“辣手无盐”一个心眼似的，嘿嘿傻笑一声，抡起降魔杵猛迎而上。

又是“当”的一声震天巨响，仍是半斤八两，两人仅是身躯晃了几晃，面不改色。

于是，“丁丁当当”之声不绝于耳，像打铁似的两人每一移步，脚下立即露出三寸多深的足印，端的惊人。

要知这种打法最耗真力，互砸了二十多下，两人已是面红耳赤，“呼呼”牛喘。

成筠又要下树，梅雪楼道：“你看，那边是谁来了？”

果然在五六十丈以外，一个素裳窈窕的身影，如凌波仙子似的电掣而来。

梅雪楼道：“看来今夜我俩当真要在这树上耗到天亮了。”

成筠凝视着来人道：“此女真美，她是谁？”

“‘广寒仙子’陆宜德。”

“啊！果然人如其名，无怪‘三大书生’为她拼得你死我

活，你看她会帮哪一个？”

“可能会帮卫师兄。”

“他们不是闹翻，十余年未曾交往了吗？”

梅雪楼道：“正因为如此，她能于发现卫师兄在此而不回避他，反而赶来，所以小兄以为他们之间已有了转机。”

“不大可能吧！怎知她不会帮‘千手书生’？”

“看吧！只有待事实证明。”

来人正是“天目老人”之大孙女“广寒仙子”陆宜德，那个巨人即是大宝。

原来“天香玉女”陆宜家自姐姐被梅雪楼掌伤之后，不由大怒，对梅雪楼的好印象立即幻灭，且“毒书生”在旁使坏，添油加醋，小妮子更是恨上心头，立即被“毒书生”说服，参加了“天行教”。

但当她发现“毒书生”根本不是真爱她的姐姐，且听出他们“天行教”嫁祸的阴谋后，十分后悔，立即与梅雪楼站在一线，后来被“毒书生”以“舌心赤血珠”击倒，又被“天目老人”救活，直至被成筠拍了一掌，再次昏了过去，待“天目老人”返回岳王庙，又将她救醒，返回天目山后，才将“毒书生”及“天行教”的一切阴谋统统说出。

“广寒仙子”陆宜德一听此言，悲伤了三昼夜，立即携带大宝下山寻访“三心书生”。

要知她与“三心书生”的情感已非泛泛，一旦发觉冤枉了情郎，哪里还能忍耐，恨不得插翅飞到“三心书生”身边，尽情倾诉十年来的离衷。